

二知軒文存卷十八

定遠方濬頤子箴

答陳蘭甫書

癸酉嘉平月十三日得家弟子嚴書以濬頤明年六十乞先生作壽序緘稿見眎受而讀之篇首猥目予爲今代詩人而比以本朝詩人官於粵者趙甌北翁覃溪阮雲臺三先生謂甌北雲臺皆重宴鹿鳴覃溪則重宴瓊林引以爲祝又謂我朝詩人多壽如朱竹垞沈歸愚袁簡齋王蘭泉輩不可悉數僕何人斯敢與三先生伍卽做帚之享亦斷不足上追朱沈

袁王噫先生之言過矣讀未終篇奴子又呈先生手畢並祝
楹聯詩扇以補文中未盡之意盥手雜誦無任主臣願先生
以詩人目予真知予哉憶自垂髫入塾卽性耽聲律追從全
椒汪小亭師讀書於帖括外課以古近體詩始稍稍存藁甲
辰通籍後端心於律賦試帖爲應試計而詩反不多庚申度
嶺服官案牘餘閒他無所嗜喜得江山之助詩境因之日開
緩叟教以多作七言古茶叟教以多作五言律良友切磋獲
益不少而予所最服膺者先生之詩真樸古厚弗事彫琢皆
從肺腑中流出聽松廬外洵堪獨樹一幟嶺南壇坫舍先生

其誰與歸往者碧玲瓏館辱承枉顧唱酬刪定拙集嗣延先生主講菊坡杖履益親形骸罔間庚午夏重到珠江適崧湖恢垣掌生咸在五羊城內觴咏幾無虛日先生飲我於抗風軒繾綣彌至今與先生別又四年矣邗上重修題襟館近於後園更拓地築儀董軒軒北爲小吟窩以延詩友其樂固不亞粵之西園也每慨十四年申一榷關征再筦禺筭碌碌毫無建白歲月蹉跎年垂耳順猶幸抱此詩癖差免風塵之誚新鐫印章云傳世惟憑幾卷詩人輒姍之非先生孰知予哉先生不以世俗頌禱語壽予而以詩人壽予兼祝子巖以兒

弟同壽先生待予兄弟何其情之摯而誼之篤歟先生今年六十有四閉戶著書精神強健儼少壯時明年儻踐白門展墓之約扁舟北上道出維揚當提壺挈榼偕訪平山堂詣梅花嶺越瓜洲作金焦之游渡江泛青溪登蔣山徧覽六朝名蹟發爲詩歌使後生小子知嶺南江南一詩老歸然如魯靈光子方將以先生壽予者壽先生也先生其有意乎先生賜詩謹步韻奉報風便聊貢區區以展謝忱伏維珍重不宣

與蘭甫書

春仲得子嚴書云去臘寄去復函并和章已達左右敬承道

體冲和撰著隆富無任欽佩日者得讀袁遺草堂集知近與
息柯居士有唱酬之什方柳橋太守寄贈新刊說文解字全
唐文紀事兩書篇首皆列先生序文嶺南大手筆固宜橫絕
一世獨有千秋已抑濬頤念及前約伏冀先生於鉛槧之暇
抽毫伸紙一踐斯言曩在廣州延先生主講菊坡其時精舍
甫落成猥以簿書叢雜欲作碑記不果迨量移兩淮瀕行商
之先生蒙諾以異日必爲述其顛末勒石以傳今先生主講
已八年矣孳經嗜古之士通貫淹雅之才荷提撕而蒙造就
者不知凡幾洵足上與學海堂抗大爲楚庭生色獨是荆始

何人匆工何歲後之入精舍者茫然不曉亦一憾事也願先生早晚脫藁卽謀之柳橋爲籌上石資亮無不可者潛願於暮春六十初度杜門謝客觀先生所賦之詩文楹帖慙感交并聊仿阮文達公之茶隱爲奕隱焉宦情本淡歸思頗濃築屋平梁秋日云葦悵謬臺之難避致戀棧之有因然耿耿中衷則時欲收帆轉柁耳邗上邇來詩朋絕少惟有小吟窩中狂奴抱此癖竟如痼疾不可揀藥判牘餘閑舍搜句直無所事吟倦以手談繼之皆俗子所不屑爲者風雅之謗烏乎能免哉質之先生當引爲同調也去年爲慶輝山司馬作琴瑟

合譜序緘寄未得復書不審收到否希爲代詢之揮汗泚筆
寄問興居安隱不次

復楊海琴書

海琴尊兄左右四月廿九日坐待月謬正與劉叟福山手談
忽奴子持家弟子嚴書至喜得天咫宦牋乃三月十一日在
端溪舟中所寄者雜誦一過敬審足下爲兩粵之遊以畫舸
作板輿山水娛親林泉投老興之所到發爲詠歌因登鼎湖
見拙書始和坡公韻詩以償十載之逋並題聯牀話兩圖七
古一章兼搦坡公象見貺垂問殷拳獎飾備至且感且愧憶

自乙卯冬春明判襜忽忽已廿年矣譚荔仙來韶州以大作見跡輒復效顰將意願久不得報心竊訝之泊子度嶺抵揚州適騶從北上過此聞旬留二日竟不能一面吳次垣以手畢見投則有歸來再見之約嗣得滬上書又以在京聞太夫人病亟乘海船南下不復至揚州噫知交如吾兩人何一出國門遂緣慳遇左若斯耶暮春初旬晤汪研山云足下以大集寄之校勘乞假一觀渠慨然相贈繙帙之下五中傾倒足下文章政事卓卓可傳無待鄙人僥舌獨惟蒼蒼者豐其才而嗇其遇以名翰林典郡擢監司駸駸將大用而遽爲六月

之息隱居三吾遂初奉母俾獲寬閒歲月得以捫葛攀蘿尋
碑訪碣金石之契至老勿衰著錄之多等身彌富蓋不朽盛
業固非此不足以成就之也天之待君不可謂不厚已若濬
頤則去京師十五稔一榷關征再筦禹筭碌碌毫無建樹差
幸結習未忘免墮塵俗二知軒詩付梓者凡四千首夢園藏
弄古人名蹟數百種編爲書畫錄甫脫藁揚州之平山堂天
甯寺史公祠以次落成復於保障湖東設課桑局補築冶春
詩社題襟館外更闢儀董軒以表江都遺址詩境因之日廣
焉自維賦性慙直不合時趨屢遭指摘依然故我太倉久耗

實非所宜近者築屋肥上爲歸田計徒以漬臺未了遂致遷延兩載忝附壇坫敢布區區來書云明年擬作江南之游令人望眼欲穿第恐棋局紛更靡定君方下碁我早挂帆又增一番悵悵耳和詩三章乞加斧削奉上先集暨拙著數種大雅教正之幸甚屬搗甘泉漢中殿殘字及純羊穎侯覓得卽寄吳子敬丈自長公次公歿後將所收之書畫擇數種歸予爲籌資於鐵甕城中起精舍遂棄邗上之屋歸於潤州予正月渡江李叔彥觀察招丈共酌於皆山樓下白髮老翁猶有少年豪氣吾輩皆媿弗如也研山充志局采訪蒲有薪水因

下詢故縷及之兩窗走筆敬問起居不盡萬一

答吳禮園書

大札洋灑千言追逐四傑獎飾衰醜過情溢分僕何人斯烏
足當此顧念予兩人者紀羣交篤文字緣深此三年中歲月
如流過從周閒或讀書於寶米齋或覓句於小吟窩或投壺
於儀董軒或觀奕於待月謬買春銷夏聽雨看花籬落賞秋
瓊鑪作會每直歎侶命儔烹蔬翦韭固座無車公不樂也茲
以仲春北上久聚將離故自人日卽開吟社更唱迭和用三
江九青四豪全韻搖筆而成空所依傍君之才可謂富矣君

之興可謂豪矣乃復投以長牋華縟流麗雜誦再三奚忍釋
手獨於其中有欲貢疑而獻規者竊爲足下陳之足下年未
三十胸羅萬卷壽母康強弟昆友愛天倫樂事實已備之矧
以名家子觀政農曹公卿倒屣雖秋風屢困而金眸玉爪豈
是凡才衝霄漢決雲霓直指顧間事耳書中抑塞牢騷之語
太多蒙所勿取東坡云少年文字須要氣象崢嶸詞采絢爛
誠以言爲心聲吉羊召福也君其三復斯言予老矣迴憶道
光中年忝爲詞館後進得奉教於尊公和甫先生辱以先兄
友蘭齊年之誼折節下交情好彌篤先生居林甯會館時每

數日往謁得聆緒論鄙吝頓消而先生粹然盎然一團春風和氣流露眉宇使人相對往往日移晷弗思去迄今數十年如在目前予見君如見先生也先生疇昔不以待常人者待予故予之待君亦弗能以常人視之君之詩文小有疵類不敢隱也君之議論稍形激烈不敢阿也予腹空疏君有以餉予予心悶損君有以快予予知君重君復大有望於君金馬玉堂乃君家故物先生未竟之志賴君繼之先生身後之名賴君揚之君行矣願爲鶴和毋學蛩吟桂林一枝舉手可折好音伊邇旦夕延跂聊布區區不盡萬一

與韓叔起書

邗江去秦淮不及二百里而天塹中阻且爲簿領所羈與足下歲僅一相見雖頻通尺素未能罄其衷曲也自去年相見之後忽忽又一年已方謂新春必可渡江藉圖良覲乃事與願違輒復中止計到白門須二月中旬以外而區區欲白之懷不得不先陳諸左右焉濬頤抱詩癖者歷有年所爲世所哈迨至前歲始自覺其隘而不廣也因稍稍學爲散體文筆之所到尙能達意而弗爲辭晦去年自夏徂秋坐待月謬著夢園叢說內篇二百餘則以紀身世談名理差幸不落窠臼

輒付手民俟刊成將以就正有道也前在嶺南知足下曾以
大著寄林薌谿同年乞爲作序惜潛願未得寓目自來揚州
蒙貺詩集屢有唱酬欽佩無似鄙意以謂作文之法體則宜
辨而派不必分吾輩生古人之後而欲上追古人亦惟於議
論崇閎性情眞摯處求之或可得其近似若沾沾焉摹擬句
調規仿格律烏足以言文哉近今爲此者大都眼界太狹恪
守門戶之見者十有八九解人眞未易索也質之高明以爲
何如惟希亮警不盡

答陳小舫書

三月二十二日奉到大東適濬頤作機器論未脫稿因急時
函讀之乃知 朝中於防海六事疏

召集九卿會議天下安危大局所關匪淺棄本務末捨口
人變亂成法不明利害五十餘疏閱十三日甫畢何言之繁
重枝蔓若是耶足下憂之兢兢焉存不畫諾之心既而詢謀
僉同無一隨聲附和者遂作罷論讀竟拊掌稱快曰國家之
福也天下之幸也而亦見政府之有人也白髮老鹽官習聞
六事之說悄悄於懷忽忽不樂者已數月矣春雪閉門聊以
著述自遣欲有所發慮其傷時因而閣筆者久之既念吾輩

受 朝廷豢養之恩不能有所建樹素餐尸位固屬可羞而無
德無功又復無言甘與草木同腐虛生斯世吾尤恥之而不
謂足下之與我同志也乃振筆直書成機器論一篇語多激
烈不敢示人藏諸篋笥以待異日辱荷明教重念雪帆侍郎
曩日曾痛切言之海內有識者皆服其忠讜孤立卓卓可傳
於世胡彼蒼夢夢遽奪其算不使預聞斯議也豈不大可悲
哉三年以來治詩之外兼學爲古文著夢園叢說內外篇內
篇梓將畢當以就正有道今春則爲雜文暨傳誌記序讀諸
子又不下百數十首明知做帶之享無足重輕然以視持籌

二失其才
一失其才
握算專工研桑心計者雅乎俗乎必有能辨之者二十七日
有瓜洲之役舟中書此以達左右恍然如吾兩人促膝春明
寓齋忘形爾汝傾吐肝膈也

復吳拙菴書

前辱手教并貺一二知軒詩序揄揚過當無任主臣碌碌尙未
作答復奉大柬知通志局中業已延聘從此鉛槧餘閒飽看
大龍山色文章壽世天與遐齡塵俗人何能仰跂耶來書謂
文有三要曰達曰是曰潔誠爲不刊之論足開千古秘鑰近
今罕有能識此者蓋皆徂於門戶泥於宗派本無學力而專

以剽竊摹擬爲事無惑乎貌合神離去古日遠也世動曰能
時文者不能爲古文夫制藝代聖賢立言其精思偉論皆從
經史中出時文之善學古文者方足爲大家雖有排偶單行
之分然氣足理足辭足固無施不可時文古文二而一者也
未有不工於時文而獨能長於古文者也果其達果其是果
其潔卽宇宙間必傳之作而奚有於門戶奚有於宗派歟抑
豈必區之曰若爲時文歟若爲古文歟大著制藝幸卽繕寄
早付手民俾作後進模楷邇來文體衰靡風氣使然不特言
古文者寥寥無幾卽帖括一道亦如塗塗附等於優孟衣冠

竊願先生之有以挽之也自春徂夏以文自課頗得此中樂趣而吟詠遂少琴西想時過從乞爲道念渠今年又有所作否暑窗拉雜書之藉問與居伏惟珍重不盡

復楊性農書

五月望日奉到賜書猥以二知軒拙著辱荷品題及之第獎飾太過旣感且慚承貺移芝室大集繙帙雜誦詩文並臻絕頂文則高古淡逸修潔簡峭直入唐宋人之室詩筆亦然不名一家奄有眾美傾倒無似曩者何緩叟至揚州館於清燕堂者三月時爲濬頤道足下才學宏富恨末由相見茲何幸

邗溝雙鯉迢迢來自湘中耶而大札亦云緩叟與息柯嘗爲
足下道及鄙人惜乎緩叟已歸天上息柯則去年在端州曾
寄尺一比卽作復未審渠收到否乞爲一詢也願濬頤抱詩
癖者垂四十年貪多務博西抹東塗謬竊時譽許躋壇坫近
始悔之學爲古文三年以來居然成冊今歲自春徂夏日課
一文又得二百餘首此間公家事易了儘可拈弄筆墨俟冬
杪付梓卽當就正於有道計書來曠兩月已疏嬾性成致稽
裁答尙乞恕之命題越裳片羽容再續寄今春亦得日本人
和詩裝爲卷軸俟鈔副本以索瓊瑤先此布問起居伏維亮

答不盡欲言

答蘭甫書

不通尺一倏逾一稔每致子巖家弟書必訊起居去臘知子巖權筦粵鹺將抵廣州因作書屬向先生索所撰之菊坡精舍記甫逾月果辱賜書並寄跡記文雜誦一過簡潔高古爲之心折迴憶曩者白鵝潭上先生拏舟遠送諄諄以此相屬先生領之其明年予復聞關度嶺再見於南園問之先生曰未敢作也別又六稔予以書趣先生先生顧謙讓未遑乃今始得見先生之文喜可知已前之蔣薌泉中丞改長春仙館

爲菊坡精舍後之王補帆中丞改應元宮爲應元書院子以
謂可與阮文達公之設學海堂並垂千古今則蔣王兩中丞
先後均歸道山應元有碑菊坡則無之母乃憾事先生既有
文卽宜書之上石屬子巖竟其事幸勿遑緩也菊坡諸生被
先生教澤久人材寔盛十年化雨鬱勃輪囷三千里外聞之
竊爲諸生慶爲先生快而恨子無緣重躡楚庭初不意阿弟
之來爲補其闕先生聆予言當爲浮一大白先生與子皆老
矣等身著述及今手自校刊如魏氏易堂故事焉可蹉跎子
則近於詩癖之外又增文癖每日公家事了以此自課所得

甚夥做帚之享遂忘其陋早晚便付手民茲先以叢說內篇
就正調語卮言不直一曝也子嚴度時相過從先生有書卽
付之恢垣到羊城乞爲道念未審纂著剗削已竟否春雨初
晴曉起試筍河井字硯書此敬敬起居珍重珍重

與馮崧湖書

不通尺一者幾及二載已每聞中人至輒訊起居晤弁雲大
令亦必問近得家書否雖老嫻性成艱於搦管願身羈邗上
神往三山耿耿寸衷烏能自己前者詰嗣香蘇應京兆試過
此道足下垂念之切期望之殷旣感且媿方欲作書以達左

右乃覺滿腔離緒鬱結難舒遂閣筆不下者久之忽忽又逾
數月而香蘇已罷歸南旋復來相見因舉鄙人進退維谷之
狀以及學治古文圍棋遣興六十衰翁欲歸不得聊復珍此
炳燭坐隱楸枰屬其轉達足下以慰塵注旣思香蘇之歸無
片楮奉寄終屬不情矧此時輶車未出安得不略布悃忱以
當晤語乎朱餘白髮七稔於茲計江上送迎大府已易其八
蹉跎戀棧賢路久妨嘗與筱巖方伯絮絮言之自慙拙宦不
合時宜無已姑假文字以傳於後去年著夢園叢說內外篇
內篇梓成付香蘇上之乞爲正誤今年日課一文興至則撰

筆直書可三五紙至重九後已得四百餘篇故四月以後絕
無韻語第夢園之文猶之夢園之詩自抒胸臆未工雕琢既
鮮宗派亦少師承恐不足以供大方家一噓也足下珊瑚入
網鎮鄧在治甄陶海國奮興庠序山斗重望多士欽之遷除
定在指顧間惟冀早承

恩命遄返旌旆平山堂畔重開壇坫無任跂視獨是長安故
舊日日見凋零前年哭薊泉去年哭蔭堂雪帆今年又哭子福
昨雪帆匱至揚州愈增其痛彈指三十年人事變遷一至於
此聞香蘇言小舫頗亦閉門謝客殊爲悶損所可喜者縵雲

甚健年來兩到竹西而融齋之子新舉於鄉差堪破涕爲笑
耳香蘇厚重誠篤繼武玉堂可以操券暫時阨抑無庸介介
若濬頤之次子年已十三經書甫讀畢而資質魯鈍八股文
尙未完篇但解嬉戲小孫酉科倖拔萃學殖荒落今年南闈
亦報罷惟去年十月所生三子頗茁壯牙牙學語顧而樂之
肥上屋早落成不卽收帆實非得已然而此心則有如止水
撓之不波知我者其亮我耶此書到日希手揮數行作荅勿
吝金玉也臨穎悃悵不盡欲言伏維珍重萬一

荅董策三書

別來旬日有白門之役歸則冒寒感疴江干賓客踵至罷於
迎送久未搦管忽枉賜書以文派下詢謂左史得其變莊列
得其辯兩漢得其渾六朝得其麗唐宋大家得其律而謬許
夢園之文不名一派足下於古人文派言之了然是真善爲
文者是真能學古者願左史自成爲左史之文莊列自成爲
莊列之文兩漢自成爲兩漢之文六朝唐宋自成爲六朝唐
宋之文古人本不相沿襲也必曰變者學左史辯者學莊列
渾者學兩漢麗者學六朝唐宋豈其不左史不莊列不
兩漢不六朝唐宋天地間遂無文字乎曩作文論持夢園一

偏之見與今人爲難以爲學今人之文貌古而實不古蓋深惡其有派也昨得嶺外友人書云古文間架格調終不可不講夫第於間架格調間求之不過皮毛耳膚廓耳無真性情無真學問而貿貿焉率爾操觚專向古人討門徑生吞活剝規摹剽竊舉以傲人曰若者爲左史若者爲莊列若者爲兩漢若者爲六朝唐宋噫卽令似古已屬數見不鮮矧其所爲似者又僅僅間架格調耶然則今人之文固不必學古人之文亦不必專學一家凡事無我之見存而作文則當有我之見存我胸中所欲吐者以筆墨代口舌發揮盡致不達不止

但期於理足氣足而詞則奚患其不足歟竊見近今學者每
作一文必先構思布局慘淡經營欲仿某家之體乃機滯神
沮動爲古人所束縛竟至數日不能成一字輒復棄去故往
往有爲人子孫撰碑板墓誌遲之十餘年始脫藁或竟終其
身不報者則皆誤於文之有派也文自有派而教日衰帖括
家蹈此弊孰意治古文者胥蹈此弊哉夢園之文幸免此弊
而子反以派繩我非我所望於子也子善爲文子能學古夫
亦第求其變焉辨焉渾焉麗與律焉而已矣何派之有

再答策三書

濬頤曩官嶺南聞耆九峰中丞言韶之民惑於風水之說停
匱不葬者動數十載因有勸葬之舉並爲他省旅客厝棺僧
寺不得歸者捐廉擇官山突之題曰義叻誠以葬者藏也必
藏其親之骸骨於地下而人子之心始安一日不葬其親不
得爲孝也烏有所謂藉葬親以求福者哉足下以山林大事
歸而卜地未得殷殷致書下問夫青烏家之言禍福者以謂
無憑未必無憑也以爲有憑又未必有憑也濬頤於地理書
曾未寓目然卽做族思之自順治八年由休甯遷居定遠之
西鄉北爐橋先六世祖五世祖皆葬於河頭鄭二百年來由

此發迹而地價則僅朱提四兩其時家計寒素固無力延地師也迨先大父家日裕而先曾祖考妣暨先大母葬於邱家岡其地亦祇青蚨三十餘貫向爲羅姓墓以北向絕嗣先塋轉而向南頓成吉壤蓋無心得之不特此也吾皖大富貴之家厥初葬地均不求而得者迨富貴之後求而弗得得而弗驗者比比皆是吾之所見多矣且賢祖父不必盡生賢子孫某甲有子十餘人或則仕宦通顯能世其家或則不幸夭折中落伯與季叔與仲判然各別若者福之若者禍之天特視其人之賢否以降祥降殃焉天主之實人自致之地則有憑

而無憑也乃堪輿之說則謂有利長房者於是乎兄願葬而弟不願葬有利次房者於是乎弟願葬而兄不願葬有專利催官者以爲貴而不富而仍不願葬有專利丁財者以爲富而不貴而仍不願葬重以講巒頭者斥理氣爲空虛講理氣者又道巒頭爲拘滯而主人願葬地師弗爲之葬一地師願葬一地師不願葬而主人卒因之不葬咸豐間吾鄉以不葬而罹兵燹之禍者不知凡幾子若孫迄今追悔無及吁皆求地誤之也然則地理之書可盡廢歟是又不然第擇高阜平岡深山大野無風無水無蟻之處以營窀穸卽爲吉壤彼所

謂上地中地下地者不過地師故神其說耳究之陰地安如心地之有憑耶地理安如天理之有憑耶吾以爲有憑而無憑者則真無憑也

答孫萊山書

十一月初旬黃小琴太守過揚州奉到大東並集杜詩十冊乃知夏間曾賜一書中道浮沈卽濬頤承命爲太夫人作墓誌銘早已撰就因春間來書有秋日入都之說故於八月徑寄芟塘六舍弟處屬爲轉交未知何日方達沛上前月芍亭過此蒙貺集杜詩而無手札心竊疑之方謂村居多暇胡乃

艱於搦管耶蓋不知前書甫寄足下方望鄙人之作報而久之不至亦必怪其疎嬾也迢迢數百里音問難通若是殊爲悶損足下大才槃槃以古人之詩爲詩取少陵雄辭傑句而參伍錯綜之渾灑流轉自然合拍足與唐堂香屑集秋室百衲琴相抗抑何神勇乃爾百篇富已不意銷夏之作復得數十首卽乞再付手民公諸同好也游岱必有詩度非集句所能盡其情狀曩第識紅葉爲楓爲相爲楸爲栝而未覩楷林之盛讀來書不禁神往於日觀峯下願衰年惡酒弗及小琴之豪岱頂開尊脫合追陪壇坫恐不免棄甲曳兵而走耳承

詢近狀去年所著夢園叢說已刊成奉上一二部伏乞正譌自
春迄今日治古文四月以後絕無韻語晨起坐待月謬或論
事或讀史或爲故交作碑版文字振筆直書空所依傍人以
爲勞神苦思者吾則以爲怡情適性遂舉數十年胸中所鬱
積未吐者至此乃仗管城子一一宣布之未及一稔得文四
百餘首譽之者曰夢園文勝於詩予則曰文未必勝詩唯其
無派故成之甚易恪守尼山辭達之訓差異於近世所謂宗
仰桐城者專講間架格調也質之高明以爲然否作文之外
則專心於奕福山已受二子仍多負少勝小松對壘分先亦

不能常勝因刊棋譜三編足下鄉居尙有手談伴侶否三兒已周晬兩乳母始足其食跳踉如犢前月又生一曾孫女均足以慰記注小琴厚重伉爽無忝宅相一見卽卜爲遠大之材匆匆留其一飯次日卽解纜南下地主之誼缺如也筱浦近作浙商僑居九龍山麓時一返邗溝偉堂患癘瘍甫瘥現往吳門築屋日內可歸彤老友梅矍鑠之至頌臣孳孳爲善月必至育嬰堂竹庵朝傑仁山過從罔間夢蘭率其猶子奉叔彥之匱歸葬於鄭昨甫回揚唯叔起則病胃久未瘥小盤谷桂觴之後見面甚稀所最難堪者補帆中丞之次公子忽

患風痰其夫人旋於秋仲病歿而中丞則於前月自臺灣抱
病航海抵三山遽捐館舍吁天道尙可知耶寒窗呵凍泣雜
塗雅以當面談書不盡言珍重珍重

再答性農書

六月間曾作覆書以家弟子敦赴辰州道路寫遠因循未寄
冬月初旬復得九月二十三日書無任主臣前接端州家弟
子嚴來書知足下亦與之通問方今海內作者寥寥吾輩聲
應氣求爭相砥礪弗以山川間阻而致傷離索茲讀弔姚孝
廉文以素不識面之人因覽遺集偉其文而悲其遇挽之以

騷足下用情可謂深且至已東南壇坫微君孰與主持賤子
恨不能執鞭弭以相從也夢漁客冬歸廣陵過從甚密兼爲
其太夫人作墓誌春間代籌資斧俾得北上到京後時有書
至迄今尙未補缺其冷況可想而知琴西竟擢方伯昨有公
牘爲敬敷書院徵求淮南書局新刻書籍嘉惠士林令人傾
倒惟曾王兩中丞先後俱歸道山封疆大吏此其錚錚者天
胡厄之不留以撐持大局耶息柯困處永州聞之更爲於邑
十年老鹽官卜居肥上欲歸不得近則詩癖之外更有文癖
前云二百餘首今又倍之去年所著夢園叢說內篇先已刊

成乞大雅指疵是幸凌子與久聞其名暇當訪之昨王益吾
太史典試江右過此句留旬日云有續編東華錄之舉將以
活字板印行傳世亟從與之其詩筆亦頗近杜蘇跳脫奔放
不墮庸俗貴同年俞蔭甫僑居吳門著作日富今年尺一往
還曾爲作書曲園記後並小浮梅記此亦當代通儒也未審
足下與兩君交誼何若重勞垂注用布前函再綴數行敬訊
起居不具

答孫琴西書

不奉教言忽忽兩稔尺一往還罕罄衷曲頃得大柬知所寄

淮南書局之書已收到至所云吳中書局之書前晤仁山觀察卽屬其函致子永爲子兩人各購一分由仁山處轉寄執事以歸簡易正無庸永老張羅也吾皖人士兵燹之後廢書不讀今賴使君徧徵典冊惠及單寒牖啓而陶淑之凡屬部民罔不頌揚功德獨惜有屏藩楚北之

命衝車遄發俵俵靡依惟冀旌節重來福我黎庶不審何日朝天北上將來南下仍道揚州否渴欲一覲光儀以消鄙吝也去冬獲讀遜學齋文鈔頓開茅塞遂奮然有志於古罷詩爲文深以世之言派者門戶太隘欲起而矯之縱筆騁辭但

期自達其意而止如是數月得文四百餘首雖不合乎古而亦不類於今明年當就有道而正之茲先以刊成之叢說內篇乞大雅匡其不逮幸甚古六之獄竟荷平反聞者同聲稱快斯民直道至今未泯竊謂安內攘外總以吏治爲先紛紛舍本逐末者究奚補耶近與蔭甫屢有贈答而性農則謬賞拙詩有嗜痂之癖迢迢二千里兩致書於廣陵拳拳問訊並憶及足下不知近日曾通箋奏否公牘捉刀乃是管君才叔來書云似南宋掌制人誠然誠然日者謙齋到此因結消夏吟社作聯句詩已至第七集團鑑把蓋鬪險爭奇往往至漏

三下頗覺不俗所恨者未得老詞宗來作主盟也草此以當
面談伏維珍重不具狀

答于漢卿書

文無今古惟其是而已矣帖括文字與碑版論議之作體格
不同而義理則一未有不工於時文而能爲古文者未有工
於古文而不能爲時文者特無如世之所謂工者未必真工
也世之所謂工者襲其句調摹其口吻不自以爲金陳歸胡
卽自以爲韓柳歐蘇於是習時文者必有派習古文者亦必
有派而習古文者每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故作艱深拘盪之

語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進於古也莫古於六經除卻周誥殷
盤試問尙有詰曲聱牙者乎莊列諸子最爲難學顧師其豪
橫馳縱之筆不取其支離怪誕之詞乃爲得之作文本樂事
茲則動以爲苦事苦其不能與古相似也似古者果遂足爲
古文乎自有文派之說而以古文自命者輒號於眾曰吾之
文非時文學吾之文始不戾於古抑何其自視太高而門戶
未化耶予曩作文論未嘗見李習之文賴足下舉以相眎凡
今人所欲言者古人皆已言之言之未盡不妨引伸其說而
亦有時無心暗合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文章本天成於茲益

信但求其是奚論今古哉來書深切著明絕不狃於積習足
覘平日所養予之以千秋相勉者正謂足下山居奉母歲月
寬閒耶君蘄然已露頭角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園林池館
可以適性怡情屏棄塵俗專事鉛槧在足下固優爲之夫亦
何憚而不爲耶鄙人抱詩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後棄帖括而
好爲韻語初不敢言文也旣思有詩無文終屬恨事因偶一
爲之覺文與詩同此筆墨夢園之文初無異夢園之詩也然
則夢園今日之古文又豈異夢園昔日之時文歟他人所歧
而二之者予則比而一之他人以作文爲至苦者予則以爲

二夕耳之不
至樂六十衰翁空齋獨坐振筆直書動盈數紙較之年少爲
制舉業時冥心息慮廢寢忘餐兩三日甫成一藝前後殆若
兩人焉非少劣而老反優也始惑於派終則不惑於派也不
惑於派斯可言文吾子以爲然乎否乎

答友人問東林始末書

魯論書中僅一言儒而區而目之曰爲君子無爲小人聖人
蓋隱知天下後世人品不齊必有以儒術賈利者故爲之正
其趨嚴其界始則曰有朋自遠方來繼則曰羣而不黨杏壇
設教洙泗從遊爲千古講學先聲尙不免有原壤孺悲公伯

寮闕黨童子諸人或屏斥之或姑與之七十子視三千之徒
涇渭判然等差各別當時一見卽揮諸門牆之外者正不知
凡幾也夫惟聖人能辨君子小人爲千古立儒教之宗下此
則自漢而唐而宋分門別戶攻擊成風大率昧乎聖訓而但
詡應求弗遑抉擇於是乎君子儒與小人儒溷處其間延及
東林裊更烈已予詢其始末竊就東林列傳考之東林書院
本在無錫城東宋楊龜山先生從京洛南旋與諸賢講學十
有八年從遊者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胡德
輝六君子也自宋至明故址久湮萬厯中顧涇陽昆季罷官

歸與同里高景逸復興龜山講堂四方學者雲集涇陽憲成
允成景逸攀龍也起於萬厯迄於崇禎天下靡然從之尙氣
節重名義講明聖學激揚廉恥見危授命之人比肩接踵嗚
呼非講學之效歟諸黨人名字咸載七錄臬東林黨人榜并
熹宗實錄七錄者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薙裨曰黠將曰
蠅蚋曰蝗蝻所記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五百餘人
黨人榜者魏闡於天啓五年禁錮東林諸君之文告也又有
前鋒後勁二榜皆載清流姓名然亦有生平無所建白未遭
逆害者且邪正雜出賢愚錯見卽七錄所載亦不盡東林人

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淮本欲聳上盡逐諸君子以罷去而
輟蠅蚋錄則出於溫體仁薙稗錄或謂出於陳演或謂出於
楊維垣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黨
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徵蝗蝻錄則出於阮大鍼又有續
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之東林矣或謂續蠅蚋
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
陝滇中無人間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或以睚眦私忿而竄
入姓名或以標榜聲氣而妄加訾議彼以爲東林而排之後
世卽以爲東林而進之可乎東林之後分爲復社又分爲幾

社輒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既無功業於世復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本無足取更或偶親函丈譽望已隆輸財貨緣附名影射假借以博科第執役以希品題阿勢趨榮志圖溫飽者不一而足又有清流人物而紀載失傳事跡杪述如曹于汴鄭三俊等固亦庸中佼佼而文獻無徵弗獲表襮於世良可惜已又有前是後非流爲二氏者如熊開元姜塚方以智輩論其心跡固堪悲閔然老而披緇則名教之間烏乎闕入至若張如金等幼本黃冠長而歸儒又從事理學倘居鄒魯宜在來者不拒之列其死難殉節諸君子慷慨激烈炳如日星

凡有知識并當傳誦至外夷內跖謬附名流論其人品則死
有餘辜誅之不足者彼哉彼哉奚庸齒及君子乎小人乎儒
而二之誰則一之成於儒乃敗於儒入於儒顧出於儒儒術
之禍儒者自取之也於小人乎何尤

人日與叔平書

去年此日偕禮園聯句作詩會序君以小極畏寒逃社不赴
忽忽又一稔已客冬消寒至二十五集雖雨雪天不甚寒才
叔曼君有約必至謙齋時至時不至君則每至輒先歸不免
龍鍾之態然當拈髭索句豪興未衰間與謙齋論詩相抵牾

噉噉爭之不已面色盡赤予笑以解之計在揚州七年此會
凡三己巳之冬辛未之夏以及去臘君無會不與而已巳辛
未之詩朋悔餘東洲均歸道山儻道人今夏一來近則歸隱
半野樓同人方和晚菊詩爲之壽人生聚散靡定有甫離仍
合者有暫合旋離者有合而不離者有離而不合者數十年
來故舊凋零友朋星散纍纍宿草了了泥痕前此少壯之時
猶澹漠視之以爲人事之常無關輕重今則頽然老已覺觴
詠之樂性命相依肺腑之交窮達一致而此二三老友恆念
念弗去諸懷若吾兩人者相聚不爲不久訂正文字討論得

失君不以予言爲謬予不以君言爲非脫略形骸至斯已極
所惜者維摩善病不可以風招之不來使我心痠耳本擬初
四日往金陵以河冰改期昨有人至瓜洲聞吳鎮軍早得大
府公牘阻其入省蓋謂文武員弁地方職守不可擅離區區
慶賀末節停之爲是長官體卹下僚若此此間簿領本稀無
妨著述元旦瑞雪曾口占二律昨又和老顛五詩婆字均竟
得四律復作答友人問東林始末書胸中鬱而未吐者尙多
苦無題目以發之天氣漸暄所患定可霍然幸扶杖過我一
爲商榷圍鑪烹茗消遣靈辰延伫延伫當不至有室邇人遠

之歎也

二知軒文存卷十九

定遠方濬頤子箴

答許叔平書

我散君駢一則亂頭麤服一則豐容盛鬋毋乃不類歟然而
辭之達則一也北人強使操舟舟必覆南人強使走馬馬必
蹶用其所短誠弗如用其所長矧君之所長者又奚止排偶
儷體之文耶馬淹枚速工拙原不係乎此十年研都與萬言
倚馬正未可揚此抑彼故爲軒輊也特吾人心思日用則靈
日弗用則窒不佞前此數十年一意治詩未窺古文門徑似

有格格不入之勢及一旦從事於此則又若駕輕車就熟路
鳥道羊腸懸崖深壑可以無乎不到詩境如斯文境亦如斯
正不敢謂駢文之別有一境也謂駢文別有一境則以雙管
齊下彫琢剪裁選句鍊字煞費經營結構以視夫放筆爲直
幹者之浩浩落落蒼蒼莽莽不暇修飾獨攄胸臆固判然兩
途也而抑知散文與駢文鮮不以氣爲主以理爲宗無氣無
理不可以爲散文亦烏可以爲駢文猶之作試帖詩與作五
七古詩體格雖殊而法律無異神明變化伸縮斂縱祇在此
方寸間巧則均巧拙則並拙而人顧往往有優於此而劣於

彼者是乃氣有未充理有未足故辭亦因之有達有未達也
昔管異之戒梅伯言先生毋作駢文先生信之蒙竊以爲所
見弗廣夫六朝初唐文字傳之宇宙要亦不可磨滅奚能概
斥爲浮華卑靡哉足下擅長於此予方將下馬操舟磨光刮
垢追隨於著作之林亦步亦趨而沾沾焉自忘其不類也

答叔平第二書

文不爲派所囿破的之論也予以桐人而能言桐之弊知三
家文之根柢經史出入諸子步趨於唐宋八大家之後而苦
於命意布局遣辭必在在摹擬三家以上追古人而於是不

夢園子終日孜孜以文爲事有客過而歎曰子何好名若是之甚耶勞神苦思而以文章爲性命耶炳燭餘光弗慮其易燼耶坐耗心血凋雙鬢耶十年不調將毋以此希進耶先生休矣垂老乃弗知止是亦不可以已乎夢園子呀然曰客謂好名予則何名予唯不好名而乃欲以文名夫豈不知有文無名未若無文有名身後以文得名生前或且以文累名然而名在千秋名不在當世也名在典冊名不在爵位也古今無不好名之人古今亦無不忌名之人有名乎無名乎吾不得而知之而吾則斷斷乎好之客曰子好身後之名吾見古

人之以文名者多矣易代而後譽之者有人毀之者有人是
之者有人非之者有人譽焉而已弗聞毀焉而已弗聞是焉
而已弗聞非焉而已弗聞其名足恃乎不足恃乎其名可憑
乎不可憑乎子與其好渺茫難測之名曷若好烜赫最著之
名名至矣焉用文爲文至矣焉用名爲願子審之客言未終
夢園子捫管睨目以嘻曰之名有志公毋溷我少壯蹉跎及
衰敢情上追古人殊不自揣悠悠沒世曰烏乎可不朽有三
力奮越越羞拾牙慧差別口哆毛錐勿棄所得寶夥吐作經
綸免誚蟲俛胸中坦夷絕無埴軻揮客速去所見相左

答叔平第三書

老儒欲作選人而決行止於十年不調蹉跎白髮之鹽官問
年則予止長君一歲問學則予不及君之貫穿淹博坐而言
起而行君固優爲之予何知不能尼君之行亦不能勸君之
出願君以爲牧令之道下詢予曩之作論意謂親民之官莫
過於牧令治天下者必基乎此略舉其概而君則以撫字催
科折獄三事兼之實難疑陽道州自署下考毋乃輕視朝廷
正供夫道州之自以爲拙豈真拙耶蓋深惡夫舉世勞勞於
此培克朘削竭萬姓之脂膏以固一人之寵眷而閭閻疾苦

置若罔聞故反其道以行之人勞我拙而實則能撫字者官
視民如子民卽視官如父母焉有人子而不奉養其父母者
歎但令以實心行實政利之當興者興之害之當除者除之
或慮上官有所牽制是必再三反覆剴切詳明力言其利害
而毅然身任其事度無不可以動聽者否則唯有求去耳上
官亦有耳目眾所推爲循良者彼安能遽聽其去乎撫字者
非徒煦嫗噢咻之謂也一邑之內林林總總熙來攘往安得
人人而撫之字之折獄與撫字絕非二事民有害則訟官集
兩造持平以斷之爲除其害斯卽所以利之又何異於撫之

字之哉今之官牧令者第爲身家計自不得不以催科爲重其稍稍有才者思顯其才以博知遇則曰吾能折獄而於是移追呼敲撲之法佐鍛鍊周內之工逞武健嚴酷之威喪寬厚和平之德始則不學者蹈此弊繼則學者亦蹈此弊天下遂多暴政而無仁政烏乎言治催科也折獄也時時存撫字之心不虐民不枉民自不病民而足以惠民抑豈別有撫字之道耶予勝衣入塾時卽知牧令之難爲且見先大夫以德清獄從軍塞上心慄慄焉不敢插足倖叨庇蔭忝厠詞館乃蓬萊下謫宦海浮沈忽忽至於垂暮十餘年來所接賢宰官

可屈指以數而蠹國殃民者問果屏棄無有乎曰未能也則甚矣牧令之不易其人也予方欲歸難勸君出行止君自決之君誠不媿爲儒君殆可以言仕

答叔平第四書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依門傍戶者固非摘瑕攻短者亦未爲得予論文不喜言派蓋泰尼山辭達之訓卓然思有以自立異乎人云亦云者非敢菲薄望溪耕南惜抱三家之文也近者取國初三家文讀之偶有書後之作亦以其議論有過當處故或揚之或抑之亦非重堯峯而輕勺堂雪苑也張皋文

謂天下文章在桐城夫文章不必不在桐城桐城之外不必絕無文章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而予則初喜國初三家繼習桐城三家今乃悔其棄國初而專事桐城是予終囿於派泥於法而不知返乎古也國初三家爲今人之文與桐城何異以學書論之當學漢魏六朝至唐宋而止學董趙已落下乘若乃規仿近時之張文敏劉文清以爲便可作書家試問能乎不能乎董趙張劉之書各成家數要皆從古人出吾學董趙張劉則斷不如董趙張劉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其理顯而易見學書然學文何獨不然邵子湘力勝氣勝法勝

之說子以爲非而曰文主乎才輔以學生於情行之氣固已
吾則曰無氣者無力是一非二法則我行我法無所謂法也
才有高下學有淺深情有厚薄真僞言爲心聲各如其人之
分量而出之一視乎氣之足與不足而又不可無理以爲範
圍氣足理足法自在乎其中若斤斤於法譬之行道者茫然
不識東西南北執途人而問之然後舉步至於曠野四無居
民其遂止而不前歟猥曰尙法是胸中仍有派之見存也舍
鼎取盤等之厭雞愛鶩作吾之文用吾之法動與古會不可
依門傍戶亦不可摘瑕攻短彼馮山公之訾勺堂陳之問之

嘲雪苑袁隨園之詆堯峯子姑置之勿論可爾墨守者膏盲者與廢疾者吾聽之人夫亦何難自立也哉

復性農書

孟春何伯源送其子棠孫計偕北上道揚州藉訊起居知伯源爲足下入室弟子而棠孫年少登科英俊秀發的是金華殿中人竊喜東洲有後而吾師文安公之遺澤未湮也嗣又悉孫芝房之二子同舉於鄉過此得見其一亦恂恂爲佳子弟楚材之多於斯益信三月初旬獲報書並致于嚴及蘇廣老兩函卽爲轉遞竊歎世風日下友道日衰羣逐逐於富貴

聲勢之場以結納援引爲事但知利己不顧有害於人故凶
終隙末者比比皆是而所謂文字道義之交遂百不獲一焉
吾嘗曰今之人五倫弗備誠可慨也夫足下閉戶著書乃聽
懷舊侶更締新交拳拳懇懇視友朋爲性命若此輒因來書
一吐胸中不平之氣幸勿以示外人也潛頤亦久不得蔭甫
書將代詢之叢說謬蒙許可譽以韓柳媿不敢當外篇俟刊
成卽行奉寄散體文已有五百餘篇今年擬付剞劂惟秋間
尙有春明之役往返須三月計至冬日方可料理此事一官
縛我如羝觸藩殊可嗤也茲以大府閱兵北來江上送迎勞

勞冠蓋未暇向子與索觀補刊大集先草數行奉達不具

復萊山書

三月十二日得手書猥蒙獎譽拙著太過無任主臣足下論文亦不喜言派而以才學筆趣四者懸之爲的深惡夫專講架格者之似古非古反以不爲爲高至此之泥犁婁炭中覓生活雖云虐謔實則定評也天下滔滔解此者甯有幾人耶足下引予爲同調恨不能共處一室朝夕切磋如魏氏易堂故事然而尺一往還詰疑問難爲千秋計固大有裨益請自今始勿吝筆墨也奕之有譜無異文之有派予嘗持此論而

不意君竟曰慕杜爲桐城派可謂實獲我心待月謔奕存三編非予之欲存之乃徐劉周三君之欲存之而予不忍拂三君之意而遂姑爲存之刊之所可喜者落子丁然一成不變旣未嘗悔又未嘗改不至如慕杜之見鄙見畏於叔倫也予之文與予之奕皆有速無遲蓋舍派以治文離譜以學奕是一是一事異而理同也予饒劉安二子而安則常負如故卽三子亦可以受予則不欲多上之若小松則雖分先每奕必四局予輒勝其二入春以來渠多病僅一再至待月謔先將已刊之近局奉寄來書命索在皖與子仙對局之譜俟其來

嘗爲詢之西林宮保曾約其北上渠有五月假裝之說尙不知如何也吏部以卓異俸滿調取引

見七年之中大府迭爲奏緩今則無辭可借決計一行第十餘年不入國門所處皆脂膏之地試號於眾曰老鹽官依然債帥其誰信之勢不得不稱貸於友朋而爲數至巨屏當正非易易擬至六月交卸秋初就道往返以三月爲期足下如於九秋登舟則又恐不及見矣長夏無事乞時賜教言以匡不逮幸甚敬敏興居萬福不盡欲言

與養志園主人書

重午日蒙貺菖蒲洋繡毬媿無以報不見浹旬彌復馳想草
河競渡聞觀者如堵未審能敵白雲溪上否城中又有跳鍾
馗之劇填街塞巷老稚皆狂足下曾入城一觀否天氣酷熱
屢作雨勢輒爲跋扈將軍所阻正農家腰鎌刈麥之時晴固
無害惟閩邸鈔邯鄲鐵牌至京師四日屢得寸雨

朝廷復

降旨祈禱邇來不知何若前年得湘中所傳木郎祈雨咒設
壇虔諷甘霖立沛惟未能早爲刊布流傳是予之過也昨曼
君來云足下病瘍艱於出門玉老云文郎已自京師歸六月

之息養成羽毛扶搖而上指顧間事其足下所患亮不過劇
才叔已至策三亦返自袁浦王五有書云天中節後買舟南
下而吳子敬丈告玉老將渡江作蜀岡之遊良朋戾止消夏
結社木末亭邊客其忍閉關不出耶日者移硯於待月謬柳
絲桐乳無非詩料今年多筍新篁滿徑所惜者枯池未發疏
籬不花牆角桃僵軒前桂瘦以視遠山草堂之百種幽芬千
章美蔭相去遠甚然而文字之友觴詠之樂雖居城市不減
山林若鄒氏蒼雪齋黃氏玲瓏山館園亭易主棟宇更增壯
麗第密而不疏華而不樸野趣未足俗子屬乎其間花鳥皆

爲悶損天之位置毋乃不公書此以博一噓延伫足音珍重不具

再與養志園主人書

得君復書望君之來朝夕引領乃十四日卽大雨如注前夕左衛街火屏翳之避祝融其有心耶其無心耶午後文相來謝以予過其門適救火者自西而東云火已息文相所居去火尙遠然亦竟夜不眠矣以君書示之曰君十五日必來君書云十六七日雨則農田有秋英式梁太守昨亦詣予云遲之數日俟田家割麥畢當設壇祈禱再諷木耶咒彼蒼愛吾

揚之人不祈而雨予何幸坐待月諺睹萬條銀綫亂挂於槐
龍松塔之間滌煩送爽而友朋不畏泥濘而至者文相之先
有才叔繼則曼君龍溪龍溪故有約是日以二簋享予屬策
三告予策三獨後至相與引卮夫嚼主賓陶然而忘作喜雨
詩翌日開霽君未來予以爲途溥且農忙無與君者十七日
君其來乎今則忽忽逾五日巳時晴時陰溼雲障空曩不歸
岫晨起涼風侵肌尙須衣袷意者西北郊甘霖獨溥歟抑插
秧之人皇皇不能下馬歟君之不來必有一於是不然君曷
爲退棄我也閩中太府北上過此方有衣冠之役未能免俗

君儻來期諸三日後可乎肥上王郎京口吳安亦皆無挂帆
消息而才叔復有歸思君若不來壇坫無色近讀南華頗有
所會作文數首君來以之下酒不致上比漢書離騷差勝於
塵羹土飯耳君謂之何

三與養志園主人書

不先不後竟日飄風暴雨尼郊外人不得入城豈唯不能入
城卽待月謬相距才數十武亦不能到才叔去曼君病退院
僧芥航自焦山挈舟來約今日過夢園而蹤跡杳然夫公阻
君不來君坐木末亭看紅衣翠蓋珠璣亂濺池上萬木怒號

插秧之人隻手閉戶有與君者而君艱於登輿悶損之情亮
君與予同之予則著帽披綿握禿管作文二首天尙未晡聊
爲棋戰至就枕時狂飆猶未息乃歎人生世上順天而動行
止皆難自主區區文字之飲友朋之會有不期而至者有期
而不至者且有屢期而終不至者其至也無因其不至也反
有因君號驕提精通內典請下一轉語可乎晨起風止雨息
復直試期恐君來爲闈者所拒作此奉報期諸詰朝昨得王
五書渠行期緩至閏端陽前後方欲刊廬陽倡和集浼予作
序才叔之歸一月乃返儻道人亦時有渡江之說消夏詩社

度可重起韓江八稔他無所戀唯此二三知己促剗論心高
歌賭酒足以屏塵祛俗傲睨儕輩耳然而聚散離合之感則
無日無之近者天上修文郎又多夢園座中客吁可畏哉君
明發卽攜盆荷過我園內金絲柳方依依向客而舞也

答王謙齋書

前得芷春及足下書皆云天中節後來邗上予持書告諸同
人咸爲色喜以君至有日老嫗遂不作報無何策三自高郵
來才叔自常州來曼君欲返泰興予尼之曰竢君至漢卿偶
來城中予必留之飲輒道君不去口予曰今年於待月謬蚤

起消夏社當可駕題襟館而上之乃逾端陽將廿日君未至而君書又至矣急啓函以讀則有和章並素不相識之莊太守詩乃知蟲隱園中大開壇坫鏘金戛玉編次成帙君之丕來殆以此耶云期諸閩竊恐及閩而君又畏暑弗出也來書不及小輞川試問道遙津上近日增屋幾楹種樹幾本天久不雨魚苗生機能勿壅遏否此間則十四及二十二兩日天瓢倒瀉原野沾足刈麥插禾驪騰亞旅且聞西山有蝻豐隆奮威殄滅殆盡未審屏翳邇來命駕肥津否負郭之田或者有秋老鹽官亟思歸隱大蜀與君戴笠同耕荷蓑同釣而願

二失車可不一
卷一
爲人事所羈秋初方且屏當北上實非所願望君之來有若
飢渴忽忽數十年推襟送抱傾肝吐膽視友朋爲性命不幸
而亂離兵革宿草纍纍舊雨如君白頭無恙者尙有幾人哉
君行矣書到之日卽拉芷春偕俶裝南下勿再濡滯延伫延
伫和詩候君至索逋必有以償之一自屏聲韻而學散體信
筆塗抹習慣自然宛若亂頭癡服村媪靦顏羞作兒女子態
君能勿對之胡盧掩口耶

與朱曼君書

養生之道無過於慎起居節飲食一語子癯而善病來揚州

二載妻見子病予竊爲子憂之子性不嗜飲少飲輒醉每飯
不過一盂輩羶滿前往往不敢下箸意子之飲食固無弗節
者而何以不病寒卽病熱且年年病瘍今者患生於左頤口
弗能下咽予雖不知醫然曩見族人患此者侵尋數稔云是
骨槽風潰則難治昨屬漢卿往爲子診視未稔渠已過予否
子才壯而體羸腹便而氣餒當思保此千金之軀以成千秋
之業矧遠客傭書家有倚閭老母尙乏含飴之樂而子顧負
笈出遊夫豈得已哉起居之間一有不慎則病卽乘虛而入
必至有病時方思補救曷若於無病時先事防維大氏治有

二
三
餘之病易治不足之病難治外感之病易治內傷之病難治
本有餘也偶因外感藥石可以療之本不足也馴至內傷參
苓烏平起之予二三十歲時亦如子之善病由於不知所養
且恃強諱疾豪邁不羈故在京師罷於徵逐藥餌終日不離
口而猶幸予身足與病抗病來予力卻之洎四十以後度嶺
大病幾不起誤服滋補之劑自夏徂秋纏綿蘊結柳生於肘
久而得瘥惜乎未有以善其後也次年九月復病甚劇自謂
萬無生理賴家人投以牛黃丸一夕竟安枕無恙然後知予
之病患在有餘而非不足醫者乃解治予病予亦從此不畏

病已來揚州八稔數病瘍治之如在嶺南時輒有效予之病有餘耶不足耶當自知之知之以告醫者病乃易去也今天下良醫能有幾人哉治病又不如治心靜攝之方寸弗爲外物所牽引夫何患寒暑風雨燥溼疫癘之侵搏陵犯我也無已則取道家起居法時時行之苟不間斷縱於先天未必遽能補益而後天之功正復不小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已不栽賊其生天亦奚爲而不玉汝於成也歟願子三復予言子自今無病已

答友人書

姦民斂錢拜會百什成羣散處於城市村墟而爲之首者則皆官府吏役諸亡命之徒倚爲護符官欲捕之則潛通消息官未至而已遠颺卽爲人舉發捕而得之又以事無左證吏與役爲之彌縫掩飾或笞而遣之或取保以去其勢益張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地方之害莫有大於此者不佞以爲官不能禁吏役之不通匪而但以捕匪爲事竊恐誅不勝誅久之遂激而生變病有標本治標弗如治本也而子顧曰彼吏與役率強幹有力機警多智巧爲官徵糧緝盜官始無廢事官若去之官奚能爲如子之言彼弄兵潢池者殆皆可撫而不

剿曰其材可用噫撫之果能爲我用乎抑終不爲我用而旋
叛乎夫欲去外患必先弭內奸官廉得其通匪情狀第借他
故除名逐之今日去一吏明日革一役必使吾左右無一通
匪之人而後吾乃得甘心於匪則懸示通衢曰鄰里鄉黨本
有相友相助之義爾愚民無知拜會圖以自衛反罹於法吾
甚閔之爾所恃爲黨援者某某今已罷勿用爾尙何恃乎其
速散爾爪牙各安本業化莠爲良往者勿辜儻怙惡不悛吾
不爾貸也斯時問猶有明目張膽橫行鄉里與官爲難者乎
蓋亦鮮矣此所謂以王道治民消患於已萌靖亂於將起法

固無有善於此者而子乃難之吾又不知其易者何在也
再與曼君書

三日前與子書念子之病以予之病告子期子之自去其病
言之當與否予不能知子必自知之日日盼子之來而子不
來曰必有以報予也乃久之無一箋至心以爲憂曰所患得
無更劇耶不然胡竟愒然不報也昨天將夕漢卿過待月謬
亟詢子狀則云不識居停主人故未視子病然聞病已少瘥
予憂頓解私冀子必有書至晨起復杳然漢卿非誑語者子
前書云奴子遁去殆以無遞書之人而遂孀於作書耶抑以

予言過懇而畏予一日之長不敢有所辨難即予之所望於
予者至大至遠度予必可以副予之望予憂子病故不覺言
之太直言之太盡子不感之而反置之予料子斷斷不出乎
此也往者子不來必有書至予輒不報子書仍至今者予與
子書而子亦以予之待子者待予予何能以子爲怪歟非予
怪子特憂子病未瘳而漢卿之聞諸人者不可信爾予少小
時卽以友朋爲重今者年逾耳順故舊日稀幸獲二三子與
共晨夕以文字道義相切劘覺人世之樂無有過於此者痛
癢休戚形骸罔間不得子書予心中忽忽若有所失予知之

否乎予亟報予以解予之憂予盼子來非一日矣

與友人書

廿餘年與子不相見昨者無心解后快聆緒論適如我意欣喜累日以爲吾道不孤嗣謁某公以子言告之某公怫然曰若之學猶未進耶予駭而問之曰若向者不識時務不合時宜今固無異也尙可望乎予曰公所謂識世務合時宜者可得聞歟某公曰此非一言所能畢也請君留飲吾爲君指迷於是嘉肴芳醴雜然前陳主賓旣驩言泉斯涌某公曰天下事有一人以爲可者眾人以爲不可者其不可也則誠然不

可也有可者半而不可者半欲行之人議其不可欲不行之人又議其可其不可也則姑聽夫可者謂可不可者謂不可也不能強可者使之曰不可強不可者使之曰可斯之謂識世務合時宜若本迂拘君復固執此倡彼和異口同聲獨不思事處萬難勢非得已唯有模稜兩可脂韋隨俗乃爲自全之道與其噉噉生厭曷如默默取容子不見某某之以顛直敗某某之以剛正去某某之以危言狂論賈禍歟爲其通勿爲其介爲其同勿爲其異吾自信闔厯已深揣摩已熟乃有今日故不憚反覆再三爲君苦口言之君但師我君亦何

求不得耶君以若言爲然君必爲若所累願君審之今再弗
悟後且悔之無及已予初聞其言格格不入亟思與之辨難
顧以心制口以神降氣斂之抑之箝之徐徐然曰謹受
公教載拜而出嗚呼天下事尙可問乎而今而後吾與子約
子所言唯吾得聞之吾所言唯子得聞之吾之不慎洩子言
於人是吾之過是吾之過吾有過而諱言吾過吾欺子吾實
自欺耳吾生平不敢自欺而今則不欲欺子遂欺某公不自
欺者固若是乎吾之自欺正吾之不欺微子知之吾又奚言
四與養志園主人書

策三往吳門曼君返泰興百生云五月杪卽回至今不至謙
齋昨有書速之尙無消息文相自小吟窩話雨後蹤跡杳然
足下不來又逾半月惟老顛來讀予所作吳門出難記喜形
於色此文君亦不可不讀也日前呼雨人弟奕久之始至詰
其何往云往木末亭觀荷心甚羨之忽忽已過閩端陽待月
諺竟無詩酒之會初九日將晡飯於寢室遽聞老嫗呼曰蝗
來矣蝗來矣亟起視之漫空成陣自西北而往東南心竊憂
之翌日招客游平山堂出天甯門則見萬綠蒼茫秧鋤冒水
田畔新桑如小女子妮妮向人作嬌態功德林外野塘翠蓋

低擎紅衣未降迤邐至第五泉畔所見皆同思與心泉僧奕
則棋局畫弗就客隨至禮飲不甚歡客散天尙早予以腰腳
已罷欲過遠山草堂不果與中回眸西盼輒爲神往不識足
下知予有此游否所可異者郊外不見一蝗及歸待月謔則
聞人云飛往江洲弗傷禾黍噫其果不爲災耶抑移害於他
郡耶然闔郡鈔京師初七日仍設壇祈雨旱魃爲虐一至於
斯吁可畏哉足下所見所聞奚若幸以告我此間俗客彙集
所不願見者源源而來拒之弗得所願見者蓋百無一二焉
足下不來調飢益甚且董井之南書室六楹將改作思化直

爲曲子胸中苦無結構匠人繪圖則嫌其太華度惟足下江
於布置幸命駕過我善爲區畫俾得早日落成以開吟社羣
賢畢至增一壇坫之場斯固足下所樂與相助者也三日爲
期掃徑以待可乎

與謙齋書

前月寄書後無日不望君來昨朱默存偕李次實由吳門過
邗上留其一飯次實卜居淮安默存送之往予告以足下不
日到此盍再南下盤桓數日默存諾之乃二十日清晨得芷
春書並足下與芷春手簡始知肥上苦旱且有妖民滋事因

盤詰行旅羣不逞之徒藉端劫掠爲害不小足下與當事議行保甲商定章程故爾行期未定保甲乃目前第一要務安內攘外皆須由此下手固民心以此察吏治以此弭邊患亦以此舍此別無所謂自強之道也今日言防守者但知練士卒儲軍火築礮臺造輪船以爲足禦外侮不知濱江濱海之區在在需兵防不勝防不如以不防爲防其防自固無他眾志成城效死勿去縱彼船堅礮利亦奚畏乎愚以爲學西法不善誠不如我行我法之反足以勝之也此間保甲奉行故事已久近則予請諸大府檄師竹庵觀察專司其事兩月以

來漸有起色第行之一郡一邑則以鄰爲壑尙有崩潰之患是必大江南北一律舉辦然後盜源自清匪踪自絕設有外患吾民皆兵彼烏敢犯吾境內哉老鹽官無尺寸之柄竊抱杞人憂終日咄咄操不律有所著述冀傳於世足下故同志者特爲略言其概幸勿以示外人也至於章程前人法已盡善唯在因地制宜簡便易遵方可持久有治人無治法亦視其人何如耳揚州近亦苦旱而且有蝗甫設壇祈雨予則治官書外日唯以治古文爲事兩月不作均語承寄激觀齋詩收到子封太守處乞爲道念少遲必有和章奉報予仍望足

下與芷春命駕過征勿再遑緩薰井之南書室略加修治曲折玲瓏大可納涼追暑旦夕延跂兩師當爲灑道也

答崧湖書

自去秋交香蘇奉上尺書無日不引領南望又將一稔已前月卽聞香蘇不日可抵滬上久之杳然嗣閱邸鈔知足下超擢閣學繼武蘇齋同譜有光狂喜累日適漢卿至告之漢卿曰香蘇北上吾師必與公書聞五月十九日將夕漢卿又至曰香蘇來矣吾師與昌遂書並與公書語未畢而香蘇過予以大柬見投亟開函讀之情辭眞摯衷曲暢宣儼接眉宇恍

聆警欬思君三稔頓解調飢如我兩人可云深友焉足下搜
巖采幹披沙琢璞遠紹考亭之訓近追左海之風習尙漸移
秀良交萃彼都人士願留簿節固出至誠而足下負韓歐重
望擅燕許大才宮尹久淹超遷不次六官待掌獨座定躋台
鼎聲華期諸旦夕帆海之約尙非其時不才承乏外臺十有
七載部中以卓異俸滿屢屢調取引

見七年之中奏緩三次今則無辭可措欲罷不能擬於夏季
請咨秋初就道顧此行非易不得不稱貸友朋借助將伯兩
月以來略有端緒惟燕齊亢旱行旅維艱尙費踟躕未能決

絕耳足下大旆北旋抵廣陵必在歲暮彼時招漢卿相陪作
平原十日之飲邇來又得名畫數種足供玩賞也承詢叢說
外篇皆新奇怪異之事得諸友人者居多稍具體裁不等稗
官小說俟刊成卽以就正古文今年又增百數十首同年中
爲星衢作神道碑爲雪帆景唐子福作墓誌銘爲薌泉作傳
其他論說以讀史讀子爲最多所可惜者少壯蹉跎垂暮乃
思炳燭簿書填委公餘猶然擲管人或非笑之而輒掉頭不
顧足下其謂之何昨見香蘇神采煥發不似去年滯晦秋試
必雋無疑可爲足下預賀惟渠恐山左道途不靖欲改附番

舶北上予已力阻之小孫學殖荒落逐隊觀場斷不敢存奢
望次兒八股尙未全篇頑鈍但好嬉戲有負厚期三兒雖慧
小時了了大則何如現有二曾孫女而未抱曾孫亦是憾事
兩文孫駢然頭角重以香蘇之厚重端凝必昌厥後異日請
驗予言承貺縮臨醴泉銘精妙直到古人當裝池成冊俾兒
輩奉爲模範允賜拙集序文脫藁幸卽見寄此間麥秋甫稔
梅雨轉稀野有蝗飛林空鳩喚已成旱象方事祈禱閩中患
水乃與此異天時人事隱憂彌切寸心繾綣三山間阻率爾
展布聊當晤言手版未易恕其疎狂牙慧弗拾忘其拉雜揮

汗伸紙目注神往伏維亮答無任主臣

五與養志園主人書

不見又浹旬已二十一日卽作復宓湖牋碌碌尙未書寄聞
中肥上人來亦苦旱且以妖民剪辮髮並他術傷人官捕得
其四寘之法錄供狀上大府詞甚誕妄謙齋因與有司籌辦
保甲故遲遲未來比卽作書趣之來否固不可必此間自二
十一日設壇祈雨二十四日予詣青龍泉取水二十六日屬
甘泉李明府往禱於甘泉山期得雨卽重建靈雨臺翼日果
陰雲密布雨勢甚濃溟濛數點輒爲顛風吹散二十八日午

後乃得甘澍人心少定惜爲時未久計之殆不及寸今晨阿
香推車轟轟有聲飛廉踵至雲將趨避之而屏翳又不知何
往矣未審連日西郊何若魃之虐也風助爲厲安得上籲昊
蒼遣六丁六甲往塞土囊之口耶井南精舍落成望君過我
烹落蘇煮黎祀亦有田家風味日來清齋已慣轉厭葷羶老
顛昨過此飯之云勝於伊蒲供恐未必然叔平以農生丈病
劇踉蹌乘番舶歸皖策三則病目於吳中厘百生新至浮萍
聚散靡定可聚者安忍離而勿合哉近聞有貴官怒闔黎無
禮貌并其囊所許塑羅漢象之緡錢斬勿予是亦大怪事也

君儻知之乎不具

六與養志園主人書

前得報書知足下初四日入城昨百生龍溪曼君在此小飲
予預約其今日再來作陪晨起奴子投初三日書則知足下又
爲鄉人禱雨青苗會所阻竟爾爽約殊爲悶損天公不肯破
慳風伯公然肆虐小民何辜誰執其咎老夫望眼欲穿因作
喜雨怨雲怒風說言者謂予有不適非不適於體乃不適於
心也京師山左皆得大雨聞鎮江泰州亦皆得大雨而吾鄉
則尙無消息謙齋至今不來恐必非畏泥淖而裹足者禱雨

之會奚日青苗請申其說作書時溼雲當空窗外霖霖有聲
又爲東風驅之迤邐向西而去或者降澤於廿四橋邊耶急
遣足探之並致尺一如今夕木末亭賞雨則明發可以命輿
而至幸勿後期尙有衷曲非面罄不可精舍之西有窳室於
此聯句最宜予久不作均語俟足下來當執鞭弭以從

答養志園主人書

方今之世無不佞佛鮮有敢闢佛者吾以爲佛至今日其徒
雖眾其教已衰且台天下數千百萬無家無室不土不農不
工商之閒民勢不能廢寺觀而驅之露處於野則有佛法以

二矣車才不
卷一
養閒民固亦

朝廷所不禁也足下來書謂予獵其辭藻未嘗深究其義蘊予讀書不多入仕太早於聖經賢傳亦祇一知半解略得皮毛又何暇旁及異端荒吾正道也耶足下謂周孔之道如天之有日月如人之須水火固已至謂佛之道在天如霜雪在人如藥石此則予所百思而弗解者也意足下好佛工醫乃有此譬周孔之道亦何嘗無霜雪亦何嘗無藥石仁義道德日月水火也政令刑罰霜雪藥石也謂西方之俗嗜利好殺佛以空息之以無生平之試問西方之俗果能息乎果能平

乎曰息曰平則不得尙有魔與佛爭也況佛旣爲太子背父
逃禪非若秦伯之三以天下讓可稱至德顧謂其智慧慈悲
無異乎胞與之量飢溺之心毋乃太過歟旣曰用心與周孔
同又曰設教與周孔異且曰周孔之道可治西方佛之道不
能治中國而以梁唐諸帝強用以治中國爲傾明知其傾胡
爲潛玩默誦誤入歧途耶吾儕旣生中土讀聖人之書學聖
人之學服聖人之教乃見異思遷好奇務怪以至於斯竊爲
足下所不取也昌黎唯不讀佛書乃能闢佛宋儒讀佛書往
往爲其所惑墮入於禪蓋佛家言心性似尙與儒相近故不

覺牽引以去耳釋氏之書荒誕不經者十居六七降而至於
炫俗誘財雖屬譯者之過然其本旨則固亦卑之無甚高論
也足下儲書甚富山居多暇瀏覽四部成一家之言自是不
朽盛業乃棄儒歸墨思爲瞿曇存一綫之微光陰可惜足下
甯不知之足下痛儒至今日若存若亡而又慮佛之滅絕卽
令滅絕與吾儒何關得失哉狂瞽之言勿罪勿罪

上沈幼丹制軍書

日昨都中友人寄眎戶部議復周侍御奏請收回淮鹽引地
禁止川私一疏酌擬循漸布置章程五條嚴定一年之限以

期規復舊制竊有管見不得不陳之於左右者濬頤於同治八年由兩粵量移兩淮正值曾文正公由兩江移節直隸疏請禁川入楚收復引地經戶部議准之後方以爲綱法且暮可復爰訪諸揚人之熟悉漕務者僉曰楚岸久爲川占楚中當道又藉川釐大宗協濟鄰餉淮與川爭殊非易易是不如先己後人先易後難規復皖西再及鄂湘之爲得計濬頤深然其說白諸當道顧淮南之業票者則以票爲便不知保全大局雖有一二老成練達通曉綱法之人又復投閒置散自甘緘默故聞於上者率皆祖票抑綱一喙難敵眾口迨九年

文正回任兩江又有川淮分界之請行之數年淮課未增川私愈熾各場滯銷垣竈交困幸逢旌節賁臨商民蒙福旣檄段麗二道盤查通泰二十場鹽堆寬其旣往責令核實報明以清積弊又移咨兩湖制軍收回兩府一州以作淮南專岸執事興利除弊洞若觀火忝司禹筴獲有稟承無任欽佩第部文計日當可到轅而濬頤請咨引

見七月望後卽擬俶裝北上不容再緩細繹部議五條私井邊引則四川總督主之巡卡則湖廣總督主之嚴定期則我與人分任其責惟講求煎煉兩淮可以自主然岸不能復

鹽色仍歸無濟恐一年之限爲時不久而考成所在參處堪
虞用特不揣冒昧相度時勢斟酌情形謹上兩淮鹽法議三
篇敢謂愚者一得或有補於高深亦知事必兩權乃不鄰於
固執芻蕘之獻伏乞恕其坦率示以準繩不勝屏營之至

與策三書

定下昨至井南精舍慨然告予曰頃聞齊叟言黃山之勝爲
之神往他日擬卜居焉予曰游則可已居恐未能也予非入
山之人而願作入山之想夫入山亦豈易言乎哉秦郵無山
近秦郵未嘗無山子家於秦郵烏乎舍秦郵而卜居而遠索

之新安千里以外耶子聞予言憮然曰子不知予之心予竊見夫滔滔皆是俶俶何之蓋無日不以遠引高蹈爲念而初未敢舉以告人也而不謂知交若子尙不知予之心也予思之三日仍謂子能遊黃山不能居黃山子之不能居黃山與予之不能居龍眠山固同龍眠山距肥上才二百餘里予尙不能往而子乃獨能往居黃山歟匿跡韜光絕人逃世唯其胸中無名之見存故甘於棲遁巖阿而遺塵俗若必擇名山以居之政恐山之名爲人累也居名山者大抵皆二氏之徒方外游行無乎不可否則所居本與山近一旦有事入而居

之其勢甚便安土重遷人輒難之且隱居者不岐不求則隨地可以全身遠害原無事輕去其父母之鄉也子不學仙子不學佛奚以入山爲天下之勝匪獨黃山有類於黃山者其皆將小居耶

再復萊山書

六月二十五日奉手書并展讀文定公墓碑銀鈎鐵畫遒勁絕倫是得北派之正者擊力橫恣不可一世鄙人望而生畏刻工較邗上尤勝已付小孫裝潢珍弄以供臨撫儻從入都後尙乞將前年攜去團扇書就且有無厭之請或卷或冊勿

吝秘爲祝閣下過中秋始買舟北上濬頤則孟秋旣望卽擬
儼裝把袂無從悵惘奚似賦奕十首偶然遣興漫不經意忽
來問舉之師嚴厲迫切至謂有關名節冤甚汨羅將作魯連
之蹈奉函色變莫知所云繼且呀然以笑閣下道德文章皆
堪千古區區小技何足重輕顧戰北降旛一語本來過當擬
諸兵事一時勝負固未可卽據之以分強弱優劣也深悔失
言容吾補過已易之曰再接再厲兀未豎降旛特爲閣下
吐氣究之閣下亦曷貴以奕名哉彼劉叟者前於四月杪病
歸曲阿恐一蹶不振已來書屨入內典以拈花微笑付之大

迦葉爲證竊謂施之賤贖尙可若治古文則於體例未協援
儒入墨之戒吾輩不可不慎大雲山房尙蹈此弊甚矣解人
之難索也坦率布肌恕之幸甚